



梁实秋的创作与翻译

Liang Shiqiu's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严晓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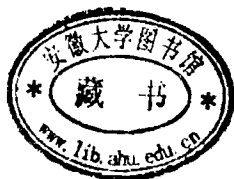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梁实秋的创作与翻译

Liang Shiqiu's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严晓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梁实秋的创作与翻译 / 严晓江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3-13743-5

I. ①梁… II. ①严… III. ①梁实秋(1902~1987) —文学创作研究②梁实秋(1902~1987) —文学翻译 —研究
IV. ① I206.6 ②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0822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LIANGSHIQU DE CHUANGZUO YU FANYI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65 mm × 238 mm

印张: 16

字数: 38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策划编辑: 曾忆梦

责任编辑: 曾忆梦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毛淳 毛佳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李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著者严晓江，英文博士，系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其治学也，求真务实，其思维也，深邃缜密，吾于其近著《梁实秋的创作与翻译》中见之。梁氏前后耗时 38 载，独擘翻译《莎士比亚全集》40 册，洋洋数百万言，为人羨称，其译莎成就之大，享誉之盛，无出其右者。严沉潜于梁之译莎，得其奥旨，先为《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研究》，获有佳评，继而作《梁实秋的创作与翻译》，又显身手。吾循览其书，分“主情论”“崇真论”“益智论”“局限论”四类，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其述作经过，“绪论”中言之详矣。观之，此书既考证钩稽，又评述阐释；多见旁搜远绍，又不乏烛幽索隐。披读严之新著，处处可见其探究发现之精神，与穷治其事之韧劲。选题有空白填补之质，立论有学术拓荒之功，举述有车载斗量之富，关照有体大虑周之宏。质言之，可谓博采众长，集纳众说。理益明，说益坚，令人倾心悦服，吾无间然。

严君系英文科班出身，教授英文兼治译学已数年矣。其著以中文作，然言语归化、文字平实，虽日习外文，中文未染浮漂之病，与坊间遍纸西方术语挟洋气以自重者比，自显其上乘之境界，实属难能可贵。依吾之见，此“小言”娓娓道来，比之于空洞无物之“大言”，其言简意赅亦且翔实明了。临末再赘数语，此作可读性甚佳，可饕不同读者——有相当造诣之译家，可获诸多新启示；初入门径之爱好者，又可得指点迷津、步入畦径之开悟性滋养；译坛圈外人士偶尔翻阅，亦可受译学、美学之感染和熏陶，陶然自适、怡然而乐！

今日幸先睹为快，如逢益友，为之欢然。会作者索余一言，谨缀微文以赞之。

张柏然

庚寅隆冬于金陵龙江寓所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人生复调，文坛沉浮	(1)
第一节 “雅舍现象”与“译莎丰碑”	(1)
第二节 海纳百川述文豪	(6)
第三节 纵横交织论著译	(18)
第二章 主情论：情动辞发，披文入情	(24)
第一节 动机情感流	(24)
第二节 对象情感流	(34)
第三节 审美情感流	(57)
第三章 崇真论：朴拙之境，文质彬彬	(74)
第一节 “真”的诗学内涵	(74)
第二节 “真”的文化心态	(118)
第三节 “真”的差异性探源	(129)
第四章 益智论：融旧铸新，中西并采	(137)
第一节 文化智性	(137)
第二节 主体智性	(144)
第三节 形式智性	(160)
第四节 著译“智性”的当代意义	(174)
第五章 局限论：体用分歧，守持有余	(183)
第一节 文学理论倡导与著译实践的偏差	(183)
第二节 守成多于创新	(198)

第三节	不充分的“审美现代性”	(208)
第四节	重“善”轻“美”	(210)
第六章	结 语：文学本体，多元视野	(219)
第一节	“情”“真”“智”的贯通	(219)
第二节	著译互动与翻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	(225)
参考文献		(228)
后 记		(246)

第一章 绪论：人生复调，文坛沉浮

梁实秋先生具有“跨文化”的学术背景、“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以及“跨地域”的生活阅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集“文学家”与“翻译家”于一身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始终坚持创作与翻译并重，一生著译作品颇丰。梁实秋的文学活动体现着温柔敦厚的儒家诗学传统、自然超脱的道家风骨以及理性节制的绅士品格。创作需要养分，翻译需要土壤，梁实秋的这两种文学活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本章探讨梁实秋创作与翻译活动中的“雅舍现象”与“译莎丰碑”，“文学家梁实秋”和“翻译家梁实秋”研究模式述评以及本书的研究意图、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问题。

第一节 “雅舍现象”与“译莎丰碑”

梁实秋 1903 年 1 月出生于北京，1915 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3 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Colorado University)、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学习。1926 年夏回国后相继任教于东南大学、暨南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1949 年 6 月移居台湾地区，先后任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教授以及“台湾编译馆”馆长。1987 年 11 月 3 日病逝于台北。

梁实秋一生的文学活动有两项“特大工程”：一项工程是散文创作，尤其是“雅舍”系列散文的创作；另一项工程是《莎士比亚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的翻译，这也是耗时最长、花费精力最大的一项工程。^① 20 世纪 20 年代初梁实秋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读书期间

① 根据梁实秋之女梁文蔷的回忆，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开始于抗日战争之前。除了翻译本身的艰苦之外，他还要承担与莎士比亚研究有关的许多活动，难怪在梁译《莎士比亚全集》出版以后，他声言与莎士比亚“绝交”了。（参见梁文蔷：《三十八年莎氏缘》，《梁实秋与程季淑：我的父亲母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第 1 版，第 143~145 页。）

除了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之外，梁实秋还翻译了 10 多部西方文学名著、选译了 120 多万字的《英国文学选》等，并且编撰了 30 多种英汉、汉英字典和数十种英语教材。（参见鲁西奇：《梁实秋传》，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第 1 版，第 277~281 页；参见余光中：《文章与前额并高》，陈子善编：《回忆梁实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第 1 版，第 124 页。）

就开始写散文，他在《清华周刊》上曾经发表过《南游杂感》《清华的环境》等文章，初步显露散文创作的才华。1927年，梁实秋执编《时事新报》的《青光》副刊，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要撰写一篇短小的散文，后来经过筛选编成一本《骂人的艺术》，由新月书店出版。^①直至1987年梁实秋病逝绝笔，总共出版了散文集20多种，洋洋洒洒百万余言，其中大多数以“雅舍”冠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梁实秋散文的成名之作是他于1940年至1947年在重庆北碚暂居期间应《星期评论》周刊之邀所写的“雅舍小品”散文专栏^②，1949年由台湾正中书局结集出版。在这之后的几十年期间，该出版社又陆续推出《雅舍小品续集》（1974）、《雅舍小品三集》（1981）、《雅舍小品四集》（1986）。另外，以“雅舍”冠名的还有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的《雅舍谈吃》（1985）、《雅舍散文一集》（1985）、《雅舍散文二集》（1987）等书。《雅舍小品》于1960年被翻译成英文以后，远销北美洲和东南亚等地，并且已经风行全球，印出有300多版了，创中国现代散文发行的最高纪录。^③1999年《雅舍小品》还被中国文学界列入“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至今仍然很受欢迎。可见，梁实秋的散文创作成就是和“雅舍”两个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雅舍”不仅是抗日战争时期梁实秋客居重庆北碚的陋室之名，更是他一生文学风骨的象征，也是他创作理念的体现。梁实秋因“雅舍”而名扬海内外，“雅舍现象”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梁实秋在对生活琐事、人情世故和社会现象的描摹当中彰显了一种民族情怀、家园之恋和人格魅力，昭示出他的“人性”立场、理性精神和情感力量，他在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西方现代文化精髓的契合点上构筑起自己的“雅舍”世界。关于梁实秋及其“雅舍现象”的历史地位，中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杨匡汉是这样评价的：“梁实秋被公认为华语世界中散文天地的一代宗师之一……应当说，他的《雅舍小品》及其‘续集’、‘三集’、‘四集’和‘合集’，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直至今日，我们尚未能发现在小品写作上有

① 参见卢今：《梁实秋的散文艺术》，卢济恩编：《梁实秋散文鉴赏》，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第1版，前言第1页。

② 梁实秋说：“我的朋友刘英士在重庆主办《星期评论》，邀我写稿，言明系一专栏，每期一篇，每篇二千字，情不可却，姑漫应之。每写一篇，业雅辄以先睹为快。我所写的文字，牵涉到不少我们熟识的人，都是真人真事，虽多调侃，并非虚拟。”（梁实秋：《〈雅舍小品〉合订本后记》，梁实秋著，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89，第1版，第64页。）

③ 参见杨匡汉：《深文隐秀的梦里家园——〈雅舍文集〉总序》，梁实秋：《雅舍小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第1版，前言第3~4页。

梁实秋那样的功力、实力和创力。在现代文学史上，梁实秋及其《雅舍小品》的出现，可谓一种‘雅舍现象’或‘雅舍精神’。”^①“雅舍现象”的主要内涵与特征是：反对以功利世俗的眼光看待文学，而是以永恒的“人性”为散文描写的视角，在琐细的人情世态上精雕细琢，从中透出情采与智慧的微光。贯之以理节情的心态，于艰难时世中领受人生乐趣，以旷达人格叙事抒情。行文走笔放收适度，寓绚烂于平朴之中。^②对于梁实秋来说，“‘雅舍’正是民族深重灾难的一幅侧影，也是灵台摆脱痛苦的一种折射。他追求以人欲为出发点的淡泊恬适的尘世生活 and 艺术生活，本身也是对亟亟于功名利禄、孜孜于富贵荣华的反拨。他玩味人生，但对各种世相人相留意观察，刻绘剖析……梁实秋即便躲进‘雅舍’，但于世事始终没有遗忘和冷淡，只不过他的态度自然得多，也因用了另一付笔墨而呈现别一番景象罢了”^③。

梁实秋的顽强毅力与持之以恒的精神令人敬佩，他创作“雅舍”系列散文，前后坚持近 50 年。与此同时，梁实秋耗费了近 40 年（1931～1968）独立翻译了 40 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约 400 多万字^④，这是中国现代翻译史和中国莎学研究史上的一件盛事。著名戏剧家曹禺在 1984 年为中国莎士比亚学会研究会会刊《莎士比亚研究》撰写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有史以来，屹立在高峰之上，多少文学巨人们教给人认识自己，开阔人的眼界，丰富人的贫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引导人懂得‘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位使人类永久又惊又喜的巨人。”^⑤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巨人是在 19 世纪之初即莎士比亚逝世以后近 300 年才逐渐被中国读者所认识的。莎剧的翻译经历了从片剧、整剧到全集的过程。梁实秋的汉译《莎士比亚全集》第一版 40 册于 1968 年由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齐，当时轰动了整个台湾地区，中学生、大学生以及其他不同层次的读者几乎人手一册，许多

① 参见杨匡汉：《深文隐秀的梦里家园——〈雅舍文集〉总序》，梁实秋：《雅舍小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第 1 版，前言第 3～4 页。

② 参见杨匡汉：《深文隐秀的梦里家园——〈雅舍文集〉总序》，梁实秋：《雅舍小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第 1 版，前言第 3～4 页。

③ 杨匡汉：《闲云野鹤，亦未忘情人世炎凉》，杨匡汉编写：《梁实秋名作欣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第 1 版，前言第 8 页。

④ 梁实秋在《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一文里说他从 1931 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参见梁实秋：《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林以亮、梁实秋、余光中等：《翻译的艺术》，台北，晨钟出版社，1970，初版，第 93 页。）

⑤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编：《莎士比亚研究》，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第 1 版，发刊词。

学校甚至还将其指定为必读书籍。^①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不仅是梁实秋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海峡两岸文艺界的一件大事。早年徐志摩、闻一多、叶公超、陈西滢在胡适的建议下曾经计划与梁实秋一起用5年至10年译完全集，可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遂使翻译工作全部由梁实秋一人担当。至于田汉、曹禺、卞之琳、孙大雨等人过去所翻译的只是零星莎剧；著名翻译家曹未风、朱生豪倒是有梁实秋一样的雄心壮志译完莎著，可惜均未完成或接近完成而撒手人寰。在中国，只有梁实秋一人以超凡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完成了这一重任。^②梁文蔷对父亲译莎的辛劳体会极深。她回忆说：“爸爸给自己规定每日译两千字，两月一本，一年可以译五六本。但事实上是很难办到的，他有太多的杂事缠身，诸如每年大专联考出试题改卷子，出席各种会议。家务事有时也迫使他停笔，如妈妈生病、佣人问题、窃盗问题……经常打扰他。台湾夏季的炎热常是许多人怠工的借口。爸爸很胖，非常怕热，但是从来没有因为热而自行放假。如果因事未能做好预计的工作，则第二日加班，把拖下的工作补做，以达预定日程。这种恒心与毅力是完成任何工作所必需的。”^③由于某些历史原因，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于2001年才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梁实秋曾经系统学习、研究和教授英美文学，对莎士比亚作品理解透彻，并且把自己多年潜心研究莎剧的心得体会运用到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实践当中，渗透着深厚的中西文化学养。他以“异化”策略为主、“归化”策略为辅进行翻译，尽量传达莎剧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方面的“原汁原味”，努力促进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和借鉴。他的“异化”策略不仅体现在文化内容方面，也体现在语言形式这一层面，其译文具有一定的“欧化”色彩，展现了英国文学作品刚直、严谨的特点。虽然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也有一些对原文理解的偏差而误译之处，但是他的译文对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研究做出了不朽贡献。梁实秋倾注大半辈子心血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于字里行间洋溢着热情、辛劳和才情。在

① “梁实秋在翻译出版《莎士比亚全集》过程中，与远东图书公司老板浦家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约定，莎氏全集译好后全部交给远东，远东出资一次买断，所以至今《莎士比亚全集》梁译本的版权仍归远东图书公司所有。”（宋培学：《梁实秋与〈莎士比亚全集〉》，《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26日。）

② 参见古远清：《雅舍主人在台湾——记梁实秋的后半生》，《武汉文史资料》2002年第9期，第53页。

③ 梁文蔷：《三十八年莎氏缘》，《梁实秋与程季淑：我的父亲母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第1版，第144页。

庆祝梁实秋 80 寿辰时，有学者曾经这样写道：“秋公八十看不老，敦厚温柔国之宝。雅舍文光重宇宙，窗前喜伴青青草。”^①

可以说，“雅舍”系列散文与梁译《莎士比亚全集》奠定了梁实秋“散文大师”与“翻译大师”的地位，其著译作品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功不可没。关于创作与翻译风格的问题，“雅舍”系列散文是中西合璧的佳作，行文通俗流畅，其笔法类似于西洋文学的“essay”（随笔），而文章中谈吐的气蕴，却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相比之下，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学术气息较浓，在中国台湾地区流传较广，在中国大陆的普及性不广，以至于许多读者认为其译者不是写“雅舍”系列散文的那位作者。梁实秋也回忆了这样一件事情，他说：“《雅舍小品》刊出之后，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我用的是笔名‘子佳’二字。有不少人纷纷猜测这子佳到底是谁。据英士告诉我，有一天他在沙坪坝一家餐馆里，听到邻桌几位中大教授在议论这件事，其中有一位徐仲年先生高声说：‘你们说子佳是梁实秋，这如何可能？看他译的莎士比亚，文字总嫌有点别扭，他怎能写得出《雅舍小品》那样的文章？’又有我的北大同事朱光潜先生自成都来信给我，他说：‘大作《雅舍小品》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②杨匡汉则认为：翻译莎剧可由他人承担，但撰写《雅舍小品》则鲜有“替人”^③，由此可以管窥梁实秋在散文创作方面的光芒，多多少少遮蔽了他的译莎成就。其实，对于创作与翻译，梁实秋都是尽全力而为，创作与翻译风格的差异性并不能简单地从语言方面分析其原因，而是渗透着主体的著译策略，这正是梁实秋独特的文学个性，也是本书需要重点挖掘的地方。

客观地说，如果一位作家同时从事翻译活动的话，那么他的译文风格和创作风格多少要相互影响。有创作经历的译者进行翻译更加得心应手，单从语言文字的功底来看就具有很大优势。梁实秋的汉译《莎士比亚全集》正是体现了译者扎实的中文功底和英文功底。显而易见，梁实秋的创作与翻译是“洋为中用”与“古为今用”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巨匠们著译并举、相互渗透的重要特征。

① 参见陈漱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访梁实秋公子梁文骐》，《鲁迅研究月刊》1993 年第 3 期，第 44 页。

② 梁实秋：《〈雅舍小品〉合订本后记》，梁实秋著，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89，第 1 版，第 64 页。

③ 参见杨匡汉：《深文隐秀的梦里家园——〈雅舍文集〉总序》，梁实秋：《雅舍小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第 1 版，前言第 3 页。

第二节 海纳百川述文豪

梁实秋给人最突出的印象首先是一位“散文大师”，其次是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以及编纂字典、文学批评等方面的贡献。^①学术界对梁实秋的看法主要涉及他的散文创作与文学翻译方面的成就、他的文艺思想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贡献、他对“抗战文学”的态度、他在“鲁、梁”（鲁迅、梁实秋）论战中的观点以及为人处世的淡泊胸怀等。在梁实秋去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台湾地区各大报纸副刊都纷纷刊出了相关的纪念文章，其中台湾《联合报》副刊在1987年11月4日以“春华秋实”为特辑，对这位大文豪的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与敬意。1987年11月18日刊出了道别专辑，该报特别委请郑树森教授代表《联合报》副刊，以越洋电话专访国际学术界的一些现代中国文学知名学者，对梁实秋的文学贡献和历史地位，作进一步的透视和评价。^②

关于梁实秋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的成就，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白先勇、林怀民等人认为：梁实秋的汉译《莎士比亚全集》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理解和交流，他的散文创作风格独树一帜，二者相得益彰。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汉学教授马悦然说：“在现代中国文坛，梁先生的大量翻译，成为沟通中西的桥梁。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我还没有想到一位可以和他相提并论的。由于一般人老觉得翻译工作者只是原文的奴仆，而不少读者也未能充分体会优秀翻译的价值，因此，与其赞扬梁先生其他方面的成就，我宁愿特别强调他在这方面的功业。最后，我还想指出，由于梁先生是一位散文家，风格自成一家，对他的译事帮助很大，因为，只有母语运用自如，文章漂亮，才能成为卓越的翻译家。”^③台湾地区当代著名作家白先勇说：“我觉

① 杨匡汉总结了社会各界人士对梁实秋的印象和评价。他说：“江流世变，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学观念的人们对梁实秋的记忆，也许并不相同。上了年纪的人记得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与闻一多、朱湘等组织过‘清华文学社’，后来在兵乱中尖锐抨击时政而得罪过当局，也在关于文学阶级性论争中被骂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稍年轻一些的人记得他应邀上庐山参加过‘学界名流谈话会’，也曾被定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想去解放区看看却不受欢迎；更年轻的今日之读者，随着他的散文行时走红，又把他视作‘出土文物’一般，甚至抬高到‘国宝’的地位，等等。一个完整的梁实秋似乎并不存在。人们印象中的这位老先生被不无缺憾的文学史撕碎成了残片，即便拼合起来，梁实秋大概也只是文坛上‘半是魔鬼半是神仙’的是非曲直待辨的人物。”（杨匡汉：《闲云野鹤，亦未必忘情人世炎凉》，杨匡汉编写：《梁实秋名作欣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第1版，前言第3页。）

② 参见郑树森专访：《国际学界看梁实秋》，《联合报》1987年11月18日。

③ 郑树森专访：《国际学界看梁实秋》，《联合报》1987年11月18日。

得梁先生最值得钦佩的是，他有一贯的文学主张。从三十年代与鲁迅打笔战开始，他就强调文学的艺术性之重要；在文学的路上他一直没停过，每一个阶段都有贡献。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推展英语教学，是了不得的成就，在中国古典文句里加入纯粹白话，则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一大建树。”^①台湾地区“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当我初习写作时，他的《雅舍小品》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学习；他所翻译的文星版《莎士比亚全集》，使我在一个资讯比较匮乏的时代，满足了对文艺的好奇与渴望。长大以后，更让我觉得，梁先生对文学的执着以及在人与事中的进退，处处都给年轻辈如我树立了一种风范和鼓励。”^②

关于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贡献，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中国文学教授兼东亚研究系主任伊爱莲(Irene Eber)认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是中国新文学中的一脉支流，为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化局面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他说：“当年梁先生在《新月》和其他报刊发表的文字，都是现代中国文艺思潮的重要文献，企图建立一个新方向。在现代中国文坛，他个人的言论活动，加上他与朋友的各种联系合作，使他成为重要的人物……梁先生的重要性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讲。首先，他意图在新文学传统树立某种秩序和规律。其次便是他对现代中国文学的走势和方向的努力……梁先生是他那一代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他的逝世也标志一个时代的终结。”^③

关于梁实秋对“抗战文学”的态度，德国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erg)汉学教授华格纳(Rudolf Wagner)理解并且赞同梁实秋关于“抗战文学”的看法。他说：“梁先生在抗战期间，并没有完全追随当时流行的各种国防文学或抗战文学的口号，认为文学除了反映抗战之外，也可以写一点其他什么。这并不是反对抗战文学，而是呼吁文学的多元性……这种不强求一致性，希望同中存异的态度，在那个年代没能得到应有的了解。而在一九四九年后，他因为当时和较早的言论，受到大陆文学史及文学研究不断攻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间，他在大陆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被批判的情况大概仅次于胡适，也和胡适一块，列入‘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梁先生当时的言论自有他的道理。”^④

关于评价梁实秋在“鲁、梁”论战中的观点，挪威奥斯陆大学(Uni-

① 陈义芝访问整理：《梁实秋印象 海内外学者谈梁实秋》，《联合报》1987年11月4日。

② 郑树森专访：《国际学界看梁实秋》，《联合报》1987年11月18日。

③ 郑树森专访：《国际学界看梁实秋》，《联合报》1987年11月18日。

④ 郑树森专访：《国际学界看梁实秋》，《联合报》1987年11月18日。

versity of Oslo)中国文学教授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指出:“鲁、梁”论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事,时过境迁,研究者们应该重新思考梁实秋的观点。他说:“鲁迅并不公平,论辩也欠逻辑,文字上很不客气,还有人身攻击。相比之下,梁实秋就理性得多,公平而且有耐心。这场笔战的结果,就我的印象而言,是鲁迅得胜,但并不是他有理,而是因为他的文笔比较犀利。不过,道理是在梁实秋这边的。”^①

此外,关于梁实秋为人处世的态度,他的好友聂华苓、梁锡华等人感到梁先生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生性淡泊、乐于助人的人。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这样写道:“他不喜酬酢,很少外出,也很少有客人,对外界的事也似乎没兴趣……我到美国的路费,就是梁先生借给我的。我到美国后申请到一笔研究金,才还给了在西雅图的文蓄。我和梁先生通信多年,信虽不多,但一纸短笺,寥寥数语,却给我这海外游子无限鼓励和温暖,我也对至情至性的梁先生多了点认识。”^②香港学者梁锡华也有很深的感受。他回忆说:“他有胡适之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他晚年愈来愈谦让宽慈,而更难得的,是他坚守文学岗位数十年如一日,即使有机会,也不屑下手攫夺名利和权势,他孜孜不倦,善用生命给他的时光,直到最后一刻,才放下手边的书本与笔头。总的来说,先生的道德、文章、学问熠熠生辉,可为典范的地方不少。他配得我们后一辈人的怀念和景仰。”^③梁实秋的子文则认为父亲的爱国、爱家情怀对他们的影响颇深。长女梁文茜回忆起她十岁那年父亲打算去后方参加抗日工作时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爱国的,爸爸也不例外。小时候的事情不容易忘,爸爸的举动对我教育深刻,作为父母他爱孩子,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更爱自己的国家,对此我深深受益。”^④梁实秋之子梁文骐指出:父亲梁实秋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他说:“父亲学了一辈子英文,教了一辈子英文。晚年尚写了《英国文学史》与《英国文学选》。14岁入清华读书8年,留美3年。退休后又居美7、8年。似乎应该西化颇深。其实不然。父亲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读书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父亲身上,似乎得到成功。”^⑤

① 郑树森专访:《国际学界看梁实秋》,《联合报》1987年11月18日。

② 聂华苓:《怀念梁实秋先生》,刘炎生编:《雅舍闲翁——名人笔下的梁实秋 梁实秋笔下的名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第1版,第110页。

③ 梁锡华:《一叶之秋——梁实秋先生逝世一周年》,刘炎生编:《雅舍闲翁——名人笔下的梁实秋 梁实秋笔下的名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第1版,第129页。

④ 梁文茜:《怀念先父梁实秋》,刘炎生编:《雅舍闲翁——名人笔下的梁实秋 梁实秋笔下的名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第1版,第134页。

⑤ 梁文骐:《我所知道的父亲》,李正西、任合生编:《梁实秋文坛沉浮录》,合肥,黄山书社,1992,第1版,第203页。

梁实秋的幼女梁文蔷在《梁实秋与程季淑：我的父亲母亲》一书中详细记录了梁实秋与程季淑的生活剪影，父母的人情味给了她永生难忘的记忆。例如，梁文蔷在该书的《天伦之乐》一文中阐明了自己对“含饴弄孙”这个成语的理解。在她看到父母当时对他们的孙子君达这样一个两岁娃儿的宠爱之后，她深深体会到这个成语背后的一幅有声有色的温馨画面，使她对人生、亲情更多了一层认识。^①在《爸爸的性格》一文中，梁文蔷生动地向读者展示了梁实秋性情的丰富与细腻。她回忆道：“我若说爸爸很风趣，我曾见过他严肃的一面。若说他开通，我可以举例证明他有时也很顽固。若说他慈祥，他也有冷峻、令人不寒而栗的片刻。若说他勇敢，他胆怯时也不少。若说他旷达，我知道他有打不开的情结。他曾及时行乐，也曾忧郁半生。他为人拘谨，有时也玩世不恭。他对人重情，也可以绝情。我想这就是我对爸爸性格的最忠实的描绘了。也许在许许多多人们心中爸爸是一位可敬的教授，学者，作家，长者，而对他有某种框框式的期许，但是所有世界上的教授，学者，作家，长者都是有血肉之躯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体会人生，享受人生，创造人生，忍耐人生。”^②

可见，学术界充分肯定了梁实秋的著译成就、文学思想以及人品学养。然而，由于某些历史原因，梁实秋的著译作品以及“梁实秋研究”在中国大陆曾经长期处于空白状态，风格独具的“雅舍”系列散文被遗忘，梁实秋“散文大师”和“翻译大师”的身份也被遮蔽。中国台湾地区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余光中于1987年在《文章与前额并高》一文中说：“1978年以后，大陆的文艺一度曾有开放之象。到我前年由港返台为止，甚至新月派的主角如胡适、徐志摩等的作品都有新编选集问世，唯独梁实秋迄今尚未‘平反’。梁先生和鲁迅论战于先，又遭毛泽东亲批于后，案情重大，实在难为他‘平反’。梁实秋就是梁实秋，这三个字在文艺思想上代表一种坚定的立场和价值，已有近60年的历史。”^③1987年11月18日台湾《联合报》副刊也刊载了国际学术界几位教授指出的过去大陆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有偏颇之处，这些意见无疑反映出我们在“梁实秋研究”问题上的缺陷。^④事实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才开始陆

① 参见梁文蔷：《天伦之乐》，《梁实秋与程季淑：我的父亲母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第1版，第156页。

② 梁文蔷：《爸爸的性格》，《梁实秋与程季淑：我的父亲母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第1版，第85页。

③ 余光中：《文章与前额并高》，刘炎生编：《雅舍闲翁——名人笔下的梁实秋 梁实秋笔下的名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第1版，第95页。

④ 参见郑树森专访：《国际学界看梁实秋》，《联合报》1987年11月18日。

续出版了梁实秋的一些散文作品集，由此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者们陆续发表有关文章，主张从新的历史角度客观地对梁实秋其人、其文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①从这以后，诸如梁实秋等曾因某些政治原因而遭受冷落的学者们逐渐恢复了应有的文学史地位。198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散文史》肯定了梁实秋《雅舍小品》的艺术价值。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梁实秋研究”逐渐形成了方法论上的多元化视角，呈现出不同的研究模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模式大致可分为传记研究模式、文论研究模式和评价研究模式。

第一，传记研究模式。

这种模式对梁实秋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进行纵向研究。研究者们通过描述梁实秋在少年时期所受的传统教育、留学美国以后接触的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②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新月”时期与“左翼”文人的论战、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文学活动以及去台湾地区以后的著译生涯等，展示其生活态度、处世哲学、思想嬗变以及情感经历等问

① 例如，现代文学界关于鲁迅、梁实秋当年的“公案”也不再简单套用过去的结论；在当前人教版的中学语文教材里，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被收录其中。（参见刘茜、姚晓丹：《鲁迅仍是教材选收篇目最多的作家》，《光明日报》2009年8月26日。）

杨匡汉对梁实秋的评价则更加客观与中肯。他说：“如今，他在台湾的墓碑面向隔海相望的大陆，一代散文家灵魂的故园之思得以聊慰。他自然有过失误，有过偏颇，作品也不那么平衡，但他实实在在是以毕生的劳作拥有了一个别人无法替代的世界。评论他和鉴赏他的作品，尽管不同的论者和读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今天我们对他也抱有更多的尊重、倾听、理解和汲取，前嫌乃至玷辱没有必要在墓碑上留下痕迹。闲云野鹤将会临风寄意，让逝者继续在冥界的‘雅舍’里安息。”（杨匡汉：《闲云野鹤，亦未必忘情人世炎凉》，杨匡汉编写：《梁实秋名作欣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前言第8～9页。）

②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美国文学评论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他的著作主要包括：《文学与美国大学》(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1908)、《新拉奥孔》(The New Laocoon, 1910)、《卢梭与浪漫主义》(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1919)、《民主与领袖》(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1924)、《论创造性》(On Being Creative, 1932)。白璧德认为现代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培根的“功利主义”倾向和卢梭的“浪漫主义”倾向，二者泯灭了“人律”与“物律”的界限。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博采东西方文明的精髓，即吸取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和东方的释迦牟尼、孔子的观点，这样才能达到“经世救人”的目的。白璧德谈的是文学批评，实际上牵涉整个人生哲学。白璧德曾教授过梅光迪、汤用彤、吴宓、梁实秋等中国学生，他的学说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有多方面的认同，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产生过一定影响。白璧德等人引领的“新人文主义”运动历时20多年，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涉及历史、文学、政治、教育、伦理等领域。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科学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双重作用下，在以欲望和消费为主导的现代社会里，“新人文主义”思想向被异化的“人性”复归提供了凝聚力，如今在美国又形成了研究热潮，也再次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这说明白璧德的学说对如今的社会同样有着重要意义。